

# 柏林圍牆遺址遊絮

【作者速寫】高雙印，抗戰將領高煥軒之子，曾任宜蘭退伍軍人協會理事長。

德國柏林是歐洲歷史名城，自西元一八〇六年拿破崙率兵攻占開始，百餘年來幾經戰火，全城近百分之七十的建築物遭摧毀。二次世界大戰後，這座城市又成為自由世界與共產集團冷戰的角力場所，畫分為東、西兩部，分別由蘇聯與以美國為首的盟國占領，史稱東柏林與西柏林，並築了一道圍牆隔離成兩個世界，不知造成多少人間悲劇？

次子崇山，負笈柏林洪堡大學多年，獲頒博士學位後，受聘於當地任教，很難抽出時間返臺省親，因此企盼父母能前往小聚，並安排我夫妻倆越洋進行半個月的洲際之旅，期間遊覽柏林歷史文化景點，如布蘭登堡大門、帝國會議大廈及地下防空洞、猶太墓園等二戰遺跡。身為老兵，對參訪柏林圍牆遺址感觸良深，謹將見聞略陳：

柏林位於東德，二戰結束時，由蘇軍占領，因政治地位重要，美軍以薩克森邦與圖林根邦為條件，交換市區之西半部而形成分治狀態，最初雙方相安無事，只劃了一條白線為界。但隨著美、蘇冷戰情勢升高，蘇軍於一九四八年五月封鎖西柏林聯外的陸上交通，意圖迫使以美國為首的英、法同盟國退出西柏林。同盟國不甘示弱，加以反制，展開「柏林空橋計畫」，平均一分半鐘即有一架飛機降落在天普霍夫機場，運送民生物資供應，如此相持了將近一年，蘇聯終於在國際輿論壓力下解除封鎖。



由觀景臺上鳥瞰柏林圍牆遺址，不由感懷世事滄桑！（圖片提供／高雙印）

此後，在蘇聯扶植下的東德共產政權，專制獨裁，人民不堪高壓統治，西柏林成為他們投奔自由的方便之門，東德政權豈能容忍？先是在分界線上拉鐵絲網阻止無效，遂於一九六一一年構築這道惡名昭彰的柏林圍牆，直到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東德政權垮臺，撤除邊防崗哨為止，長達二十九年的圍牆拆除，僅留一小段開闢為「柏林圍牆遺址公園」，供世人憑吊。

柏林圍牆長一百五十九公里，外牆與內牆併列，均由高約三公尺餘，厚實的鋼筋水泥預置板銜接，密封固定於地基上，可防止大型機動車輛衝撞；內、外牆之間相距約三十公尺，形成狹長真空地帶，遍設崗樓、照明燈等監視系統及鐵絲網、鐵蒺藜等阻絕設施，更有邊防軍不時攜帶警犬巡邏，稱之為「鋼鐵鐵壁」或「天羅地網」亦不為過。此外，在東柏林緊鄰圍牆那一面樓房上的所有門窗，也都用磚砌封死，防止人民跳樓翻越圍牆投奔自由，獨裁者的專擅，令人歎為觀止。

大家都說：「柏林圍牆倒塌了！」事實上是一種誤解，它只是東德共產政權垮臺的代名詞。堅固的柏林圍牆必須動用機具才能拆除，而不是一倒塌，小部份為世界一百多個博物館所收藏，其餘則分解再利用；圍牆拆除後的荒涼地帶，不是鋪成寬敞的大路，便是現代化的高樓大廈林立，建材中多少都含有它的成份。

## 榮民伯張承甫

【作者速寫】宋玉澄（筆名），財校六十四年班。

在畫白線的馬路邊停車，往往還沒熄火，就有住戶氣急敗壞衝了出來，拍車窗怒吼：「這裡不能停！」可是這是白線啊！我搖下車窗，爭辯著：「不能停，就是不能停！」類似經驗多了，以後停車即使再遠，也寧願捨近就遠，花錢停在收費停車場。

稀罕的是，來到桃園龍潭後，竟發現一戶人家門前，樹立著「歡迎停車」的壓克力牌子，下邊落款「榮民伯」。讓我眼睛睜睜時看到寶藏般地亮起來：「竟還有人歡迎陌生人在自家門口停車。」

榮民伯家的大門緊閉，我在門前徘徊。左鄰出現了：「你要找榮民伯啊？敲門就好！」右舍也開門補了一句：「榮民伯是個好人。」鄰居是面最好的鏡子，已映照出榮民伯為德不孤的形象。

進門後，就看見一幅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大國旗掛在客廳上方，室內鋪蓋著白中墊著的數組沙發。我倒吸一口氣：「在家中掛著國旗的人！」

當超過一八〇的屋主自我簡介他已八十二歲，我無比驚訝。為何如此年輕？連夫人也是，看上去都足足年輕了二十歲。難道有愛心的人都是如此嗎？

我問主人張承甫：「為什麼把國旗掛在廳上？」「你不覺得年輕時軍人養成教育的執著，經過數十年後，愛心仍持續發酵。張先生指著已塗裝完成的五輛腳踏車說，那是給本地人免費接駁用的，從家裡騎到公車站，或是從公車站到家裡；而愛心報的功能則是剪貼影印放大報紙上有關交通安全、社會倫理的新聞，讓搭車民眾可以抽空閱讀。」

近中午時，該告別了。我起身慢慢地收拾筆記、相機……心緒卻複雜地圍繞著社會的複雜、黑暗，投資數百萬元的土地，卻因產權問題而功敗垂成。一生積蓄霎時化為烏有，幸好滿腔的熱血未熄。



張承甫（左）將各公物提供，熱心愛國，熱心僑胞，熱心社會，熱心公益。宋玉澄（右）提供。

當我從身邊的小事做。張先生說：「就從身邊的小事做。」他在路邊奉茶、認養公車亭、成立「GREEN」

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，是國軍轉進臺灣後，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。共軍從天開始砲擊金門。四十餘天中，金門前線軍民勇敢面對凶猛砲擊，雖犧牲慘重，卻成功抵擋共軍犯臺的野心。

當時，本人服役於五十二軍三十三師，任中士班長一職，軍長劉玉章、師長賈維祿。部隊奉命接防時稱小金門「烈嶼」的防務。交防的烈嶼師師長，即是赫赫有名的郝柏村將軍。

我第九班編為一個加強班，由排附領班守守南山近二膽島接壤臨海的一個砲堡。砲堡前礁石滿布，是水匪容易襲擊的據點；因海潮起落不定，礁石隨著浪花忽隱忽現，易產生錯覺。就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裡，突然槍聲大作，時兼大膽島指揮官的江春曉師長，立即通令全島官兵進入預先演練狀態。一時大膽島內照明彈齊發，把黑壓壓的大膽島照得全島通明，約數小時後，各據點清理戰場，結果什麼也沒發現。研判，完全是海上礁石作祟，事發中造成一亡一傷。而亡者正是第九班班長呂尚延，傷者為一充員戰士，雙腿殘廢。

又增添了許多「戰力報告表」、「分日報」、「旬報」、「月報」工作，經緯萬端。還有所謂的「榮譽袋」，說白了就是「屍袋」，那也是文書人員份內事，我心裡常默念著：「最好不要用它們吧！」

戍守大膽島期間，不時有可歌可泣、悲淒感傷的戰地故事發生，迄今事隔近六十年，每當午夜夢迴，猶感戰爭的可怕與恐怖，唯有身歷其境才能感受，也期盼臺灣人民能永享和平及安居樂業的生活。

由於油料缺乏，很少發電，有時為干擾共匪播音，發電後以大型播放器播送音樂、歌曲，弟兄們每週在島休假日，戰備依舊，基本上是二十四小時待命，有眷軍官及士官都七個多月未回臺休假，一切以任務為重。

因距對岸青嶼甚近，基於戰備考量，部隊早點名為三批，每天一批由連長、副連長、輔導長主持，三天一輪。早點名後，由值星官負責井邊分水，因水資源有限，為避免紛爭，各自挑回炊膳飲用。我們開始於戰地構工，因弟兄來自社會，各有所長，經調查後將弟兄依專長分成監工、鋼筋、水泥、木工、支援等五大

組，在移防前我們完成了明○堡、得○堡、及仁○路，在離島構工沒淡水，沒碎石，沒沙子，一切都得靠大海。身為連長要算潮水，配合時間，先派警戒，再派兵到海灘，撿石子，搬沙子；鋼筋組先行工作，鋼筋綁好後；木工組釘模板、樁架；再灌漿，拌水泥又分幾組，以利休息；支援組則機動密切配合，缺一不可。

雖然物資缺乏，但精神生活很充實，除了戰備外，屬於自己的時間很多，閒來看書、寫信、下棋或擺龍門陣，尤其防期間，師長、司令官、總司令均蒞臨島上慰問，並致贈加菜金，大夥都很感念。還記得有一位姚姓資深士官屆退，離開島上時流淚說，部隊是他的家，以後何處是他家？有人安慰他說，以後可以很自負的在別人面前說，他曾經在二膽島服役。

十二月下旬，我們奉命換防。當天，我也奉命卸下連長之職，調作戰官。在回程的艇上，我頻頻回頭看著二膽島，逐漸在我眼中模糊、消失。回過神來，已分不清是淚，還是汗。

時過將近四十年，兩岸已朝向和平的目標努力，但仍有人任意詆毀軍人過去所做的貢獻。要知道，如果沒有過去軍人一棒接一棒堅持捍衛國土，那有今天兩岸的經濟、民主發展？

茫茫思绪中，隱約又看見彭指揮官挺立碼頭大石碑前眺望，碑上刻著前參謀總長賴名湯上將「偉哉將士，來此勿忘」的題字。我身為連長，一定要為這些弟兄當年的犧牲奉獻做見證。

## 戍守大膽島

【作者速寫】呂玉綿，曾任航特部旅級政戰官、民運官。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，是國軍轉進臺灣後，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。共軍從天開始砲擊金門。四十餘天中，金門前線軍民勇敢面對凶猛砲擊，雖犧牲慘重，卻成功抵擋共軍犯臺的野心。

【作者速寫】朱金英，陸官四十二期步科，退伍後從公，於高雄市政府兵役處退休。今年元旦，我收到二膽島前任指揮官的賀年卡，我的腦海中，又浮現率領全連前往二膽島接防的回憶。

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，是國軍轉進臺灣後，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。共軍從天開始砲擊金門。四十餘天中，金門前線軍民勇敢面對凶猛砲擊，雖犧牲慘重，卻成功抵擋共軍犯臺的野心。

【作者速寫】宋玉澄（筆名），財校六十四年班。在畫白線的馬路邊停車，往往還沒熄火，就有住戶氣急敗壞衝了出來，拍車窗怒吼：「這裡不能停！」可是這是白線啊！

## 我在二膽島

【作者速寫】朱金英，陸官四十二期步科，退伍後從公，於高雄市政府兵役處退休。今年元旦，我收到二膽島前任指揮官的賀年卡，我的腦海中，又浮現率領全連前往二膽島接防的回憶。

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，是國軍轉進臺灣後，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。共軍從天開始砲擊金門。四十餘天中，金門前線軍民勇敢面對凶猛砲擊，雖犧牲慘重，卻成功抵擋共軍犯臺的野心。

【作者速寫】呂玉綿，曾任航特部旅級政戰官、民運官。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，是國軍轉進臺灣後，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。共軍從天開始砲擊金門。四十餘天中，金門前線軍民勇敢面對凶猛砲擊，雖犧牲慘重，卻成功抵擋共軍犯臺的野心。

【作者速寫】宋玉澄（筆名），財校六十四年班。在畫白線的馬路邊停車，往往還沒熄火，就有住戶氣急敗壞衝了出來，拍車窗怒吼：「這裡不能停！」可是這是白線啊！

【作者速寫】宋玉澄（筆名），財校六十四年班。在畫白線的馬路邊停車，往往還沒熄火，就有住戶氣急敗壞衝了出來，拍車窗怒吼：「這裡不能停！」可是這是白線啊！

【作者速寫】宋玉澄（筆名），財校六十四年班。在畫白線的馬路邊停車，往往還沒熄火，就有住戶氣急敗壞衝了出來，拍車窗怒吼：「這裡不能停！」可是這是白線啊！

【作者速寫】宋玉澄（筆名），財校六十四年班。在畫白線的馬路邊停車，往往還沒熄火，就有住戶氣急敗壞衝了出來，拍車窗怒吼：「這裡不能停！」可是這是白線啊！